

光榮的任務 難忘的旅程

學生大使 周致聰

當舊生會的黎水良副主席在畢業禮上宣佈「學生大使」的遴選結果時，腦海裏其實是一片空白。在十月中得知自己被選為「學生大使」的候選人前，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可以當選，可以背負著華仁的名字，手持著華仁的盾牌，在海外代表華仁、服務華仁。

橋樑作用

近年來，移居海外的港人日漸增加，當中不乏華仁校友。成立較早的海外舊生會日



在第三屆華仁舊生會國際會議
(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漸壯大，而許多校友亦在不同的地方組織起來，到目前為止，在海外已成立了十三個舊生會。為了加強和海外舊生的聯繫，把華仁的最新情況傳播給他們，並且加強舊生會與學校和同學間的聯繫，港華和九華的舊生會分別於八六和九零年起舉辦了「學生大使計劃」。每年的十月初，兩華的中六同學都會互選出三名「傑出學生」。他們除可獲一千元獎金外，還自動成為「學生大使」的候選人，接受舊生會代表的面試，遴選結果在十一月尾的畢業禮公佈。而該年的「學生大使」將會代表學校和舊生會出訪海外其中一至兩個分會，並可獲得二千元的零用。

對於許多「華仁仔」來說，「學生大使」只是一個免費出外遊歷的幸運兒。然而，他的職責實則是作為一道「橋樑」——把華仁的訊息傳播海外，並加強校友與學校和同學的溝通。為了履行我的責任，我每個月都會列席九華舊生會執行委員會的例會，除了介紹學校的情況外，他們討論到涉及華仁學生的問題時，都會要我表示意見。十一月尾

黎烈德神父 (Rev. Derek Reid, S.J.) 突然逝世後，我代表了舊生會組織了一羣同學出席追思彌撒。我亦代表了舊生會協調了數個學生團體，如學生會、學長組織、美術社和攝影會等安排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九華舉行的舊生會國際會議的場地佈置及保安事宜，並為缺席的墨爾本分會代表宣讀演辭。此外，我亦為舊生會安排了學生會執行委員協助他們進行平安夜晚舉行的週年舞會的籌備工作，當晚我們還在會場負責佈置和售賣獎券。可見，「學生大使」的工作並不只是公費遊歷。

舊生會一向給同學的形象是一個「上了年紀和事業有成的校友的俱樂部」，在末成為「學生大使」前，我亦抱有這樣的想法。然而，當我和師兄們接觸後，我發覺這個想法並不完全正確。舊生會的會員包括各行各業的「華仁仔」和現任的預科生，幹事們都是抱著「報答母校」的精神去服務，並非沽名釣譽。透過和他們的接觸，可以分享到許多課堂裏學不到的人生經驗，這些經驗對將來在社會上做事將起到極大的幫助。他們亦成為我學習的榜樣和奮鬥的目標，從而激勵起我更努力讀書，充實自己，將來幹一番事業。所以，當選「學生大使」不只可以說是我在華仁六年的轉捩點，還可能會改變我的下半生。

穿梭曼克頓

當然，整個「學生大使計劃」的高潮在於四月份的出訪美東。四月九日，港華的許志賢大使和我一早便抵達機場，整裝待發，而兩華

舊生會的程耀樑校友、謝志強校友、莊劍青校友以及數位同學亦在百忙中抽空到機場送行，令我們感到萬分的榮幸。

經過近二十個小時的飛行後，我們終於抵達美國紐約的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Airport），美東校友會的李漢光會長和陳怡華校友亦早在機場迎接。我們親切握手後，便到陳怡華校友的住所稍事休息。晚餐後留在家中聊天，而我們當然把兩華的最新情況向師兄介紹，他也聽得津津有味呢！

翌日由於天氣轉壞，下著大雨，我們只有乘車穿梭紐約最繁華的曼克頓區（Manhattan），並且參觀了陳先生在萬國寶通中心（Citicorp Center）的新辦公室。

四月十一日是耶穌復活的日子，故那天早上我們在錢乃駿校友的陪同下出席了復活節彌撒，之後驅車到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參觀。由於錢先生是哥大的校友，故由他充當導遊實是最好不過。我們不只在建築物外遊覽，還進入了教室、食堂、休息室和宿舍參觀，使我們對海外學生的生活有更深入的認識。在享用意大利式午餐後，我們到了曼克頓南部的金融區，參觀了早前被恐怖份子放置炸彈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和世界金融脈華爾街（Wall Street），及後來到南街碼頭（South Street Seaport）欣賞街頭賣藝。由於該日是復活節假期，街上擠滿了行人，很是熱鬧。當晚李漢光會長於華埠麒麟金閣酒家設宴款待我們，那些中菜的味道簡直和香港的沒有分別，「叉燒飽可擲死人」的時代真的已成過去了！

巧遇克林頓

十二、十三兩日，美東的師兄為我們安排了訪問華盛頓（Washington D. C.）的行程。許志賢和我乘坐旅遊巴士穿越新澤西州（New Jersey），先抵達美國前國都費城（Philadelphia），參觀歷史文物自由鐘（Liberty Bell）、獨立宮（Independent Hall）及鑄幣廠（United States Mint）。午餐後前往美東最大的鐘乳石岩洞——羅莉仙洞（Luray Carven），洞內嶙峋怪石，配上巧妙燈光，奇景層出不窮。

第二天我們五時半便起牀，到華盛頓市內參觀。作為全國政治中心，華盛頓位於波托馬河東北岸，並由瑪利蘭州（Maryland）和維珍尼亞州（Virginia）共同捐出土地建造，整個城市規劃得整整有條，時值櫻花盛開，把整個城市點綴得更嬌艷。當日我們造訪了不少名勝，如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傑佛遜紀念堂（Jefferson Memorial）、自然歷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和甘迺迪太空中心。最吸引的地方當然是總統官邸白宮（White House）和釐定國務大計的國會山莊（U.S. Capitol），並漫步其中使我們感受到美國自由民主的風氣。

值得一提的是當日在傑佛遜紀念堂等候巴士的時候，眼前出現的是一輛由雄糾糾的警員駕駛著的電單車，隨後是架黑色豪華房車，端坐車中的並非誰人，而是克林頓總統。他面露笑容，親切的和路人揮手，而人們亦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們和他的距離只是一米多！千里而



在舊生會週年舞會（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來，能在華府遇見美國最高的元首，可算是這次旅程的意外收穫。從華盛頓回到紐約用飯後，我們便由鄭立人校友接到長島（Long Island）居住。

縱橫華爾街

四月十四日可說是「科技日」。在鄭先生帶領下，我們到了他工作的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參觀。那是一所由數間大學聯合管理的國立研究所，許多物理、化學和醫學的研究工作都在這裏進行。當日我們會見了許多專家，他們都很詳細向我們解釋了不

同的實驗的原理。只可惜受水平所限，未能完全明白箇中道理。之後，我們到了皇后區（Queens）的華埠，回程途中順道到一家規模龐大的超級市場購物。

和十四日不同，十五日該說是「政經日」。我們一早便乘車抵達華爾街，造訪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由於我們都穿著畢挺的西服，結上領帶，故大伙兒都以為我們是銀行的職員，對我們十分客氣。由於得到特別的安排，我們能到地下交易場中親身體驗到那種繁忙、緊張、分秒必爭的氣氛，而一般的訪客則只能在平台上遠望這些景象了。

參觀完交易所回到華埠應梁柏榮校友之邀品茗，之後便到梁先生辦事的恒生銀行參觀，了解銀行的運作。隨後一位四十年代的校友盧榮蔭老先生自動請纜帶我們到Civic Center和聯合國總部（United Nations），從這位老華僑口中我們認識到美國幾十年來的轉變以及華人的生活狀況。忽忽吃過美式薄餅做晚餐後，我們便欣賞了一場百老匯歌舞（Broadway Show），舞者的精彩演出令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翌日我們先乘火車抵達市中心，遊覽面積龐大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及後參觀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和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這兩所博物館佔地之廣，展品之多，簡直令人咋舌。假若要仔細欣賞，恐怕一天也走不完。



周致聰大使（九華）和許志賢大使（港華）攝於聯合國總部。

華仁天下一家親

之後我們乘坐地下車抵華埠，出席美東校友會的週年大會及晚宴。當晚有過二十人出席大會，會上我們向海外校友友友交付了香港的情況並致謝忱。校友們都對兩華的最新發展很感興趣，詢問了大量的問題，我們並且互相交換了我們的校園生活，不少校友對昔日的華仁還記憶猶新呢！儘管我們的年紀有一段距離，還不只沒影響到我們交談的氣氛，反而更令我們能對不同時期的華仁有更透徹的認識。而整個晚會就在莊嚴的校歌聲中結束。

在未出訪前，紐約給我的觀感是腐爛的蟻桃——在繁華裏隱藏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種族分化、貧富懸殊和罪案頻生，不少親朋都勸告我在「罪惡城」千萬要小心，大眾傳媒的報導更把紐約渲染成「人間地獄」，故在出發前的確有點緊張。然而，在紐約多日只見美國人殷勤禮貌的一面，被視為「邪惡魔鬼」的黑人亦從規矩矩，從未見過一宗罪案，甚至在被指是「垃圾槽」的地下車站亦看不見一件垃圾，可見沒有親眼看過的描繪千萬不要盡信。透過這次的旅程，我的見聞增加了，眼界擴闊了，我深信這些經歷對日後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深深體會到「華仁天下一家親」的力量。在紐約，我們住在一些和我們本不相關的師兄家裏，為了安排我們四處參觀，他們花了不少時間、金錢和精力，甚至放下手上忙碌的工作載我們到處遊覽。箇中原因就是我們大家都是「華仁仔」，都是受著耶穌會教士的奉獻精神哺育的一羣。不論在海內還是海外，我們都沒有忘記自己是「華仁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我們在紐約是受著熱情親切的招待，在此我要向美東的師兄致最衷心的謝意。

美東之行的圓滿結束，並不是意味著「學生大使」工作的完結，反而踏入了一個新階段。假若訪問完海外而不把外面的情況向香港的舊生和同學介紹，設立「學生大使」便變得毫無意義了。我除了把經歷向校長和舊生會匯報外，還撰述了兩篇文章，分別刊印在校刊和學報上，而不少的同學（包括低年級的師弟），都主動向我詢問美國的情況，可見「華



與美東校友會李漢光會長和岑華生副會長合影。

仁仔」都非常關心海外的情況。

此外，我被委任為兩華舊生會新一屆的國際網絡委員會（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Committee）的委員。該委員會是根據九零年國際會議的決議成立，目的為促進海外分會和港、九兩個總會之溝通和協助海外校友組織舊生會。非常感謝新任主席謝志強律師（九華校友）給予我這個學習機會，我將會竭盡綿力，繼續為華仁服務。

華仁情懷

無可否認，華仁在學界享有優良的聲譽和

崇高的地位，我們的師兄和師弟在不同的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和其他學校不同，校方強調自發性、多元化及整體性的教育，故對我們極為信任，賦與我們很多的自由。在這個辦學原則下，可以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而給予學生發展個人潛能的機會亦相應增加，使我們的心智發展更加全面，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是我們的榮幸、我們的緣份。

然而，越來越多的「華仁仔」都對這美好的環境毫不珍惜，濫用他們的自由，完全不懂得自律，令到不少師兄搖頭嘆息。而對學校的歸屬感的日漸流失，亦使我們在學界各項比賽的成績受到影響，為各支在外為華仁奮鬥的隊伍的士氣帶來不少衝擊。

各位「華仁仔」，華仁之所以有今天的名望絕非偶然，而是有賴無數神父、老師和同學在過去六十九年的默默耕耘。現在棒子正傳到我們手上，大家忍心看到過去的光輝就此褪色嗎？大家忍心看到華仁就此毀於一旦嗎？這樣我們對得起六十九年來的各位開拓者嗎？華仁的將來正操縱在我們手上，儘管我們不可能人人都能為華仁捧銀杯、拿獎狀，但做好本份總是可以的。各位「華仁仔」，請你們除了努力讀書和培養良好品德之餘，千萬不要浪費你們的天份，「華仁仔」始終是優秀的一羣。

儘管當前華仁面臨著一些問題，但只是暫時性和表面性的。長遠來看，只要各位「華仁仔」各盡本份，同心一致，在校訓「據此徽號汝可得勝」和「華仁精神」的指導下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並且進一步鍛鍊和充實自己，無私地為華仁作出貢獻，就一定能夠克服難關，

把華仁推向更高峯，為華仁的史冊譜寫更輝煌的篇章！

學生大使 周致聰



這次美東之行得以圓滿完成，實有賴以下團體／人仕鼎力安排和協助，本人謹此致衷心謝意：

九龍華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九龍華仁書院舊生會

香港華仁舊生會

華仁書院（美東）校友會

兩華舊生會國際網絡委員會

蘇中平校長（九龍華仁書院）

李如樑主席（九華舊生會）

程權樑先生

謝志強先生

莊劍青先生

區世澤先生

李漢光會長及夫人（美東校友會）

陳怡華伉儷

錢乃駿伉儷

鄭立仁伉儷

梁柏榮伉儷

盧榮蔭先生

所有華仁同學

如未盡錄，敬請原諒